

商界

莫然 著



HANGJIE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商界

莫 然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界/莫然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1

ISBN 7-80094-461-1

I. 商…

II. 莫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0805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100009

北京兰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625 字数 237 千字

2000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第一章

昨晚，三山五岳的人马都云集一堂。今早睁开眼，宾馆里却只剩下我一个。

莫道君行早。这届广交会形势不妙。客户们大都气势汹汹地追索旧债，却不肯轻易签字画押。于是就有了若干弄虚作假的新合同，有了昨晚那样的疯吃海喝。反正交易会只管上报成交金额，比往年上升若干若干；但花开又花落，真正履行的知多少？而请客户共赴庆功宴却是源远流长的历届传统，表现了外贸公司一贯以诚相待的经营作风。

因此，我深夜才归；因此，我也误了班车。

现在我像一列被摘去挂钩的车厢，孤零零地抛在了荒凉的路轨上……

突然一声铃响，我不慌不忙地取下话机，果真是彭飞来诘问：

“怎么？睡过了头？”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我像是在说隐语。

“好，那你就休息一天吧！”彭飞在电话中很痛快，然后又压低了嗓音，“黄世仁正守在我旁边呢！我就说你生病了

.....”

我撂了话筒。好个关林！欠下他几十万米电力纺，每天就借故赖在我的洽谈室里。彭飞的快活也不加以掩饰一君王今日不早朝，他好去坐那个金銮殿。

皇帝并非人人都想当，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这倒是事实。然而我们这些外贸的天之骄子，却在风骚独领了整整一个八十年代之后，跌下龙廷。

其实商场早已是火爆枪战硝烟一片，胜者王侯败者贼，个个都想打出自己的名牌。现今，产品具有进出口权的合资企业，如雨后春笋，凭什么由你一家来统掌天下，独操生死大权？所幸还有计划内外之分和若干许可证的御令金牌，否则广交会主办者只有去喝西北风，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进出口公司也该解甲归田了。

我对镜贴花黄，发现自己双目黯淡，面无神采。

哎，你不过是个捧铁饭碗的小科长，何须如此杞人忧天？至于彭飞彭副科长，他想抢班夺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且让他逍遥快活这一时吧！一周飞鸿过尽，就该打道回府了。趁机逛逛商店，买几件新款时装，才是正经。

女人进入五彩缤纷的服装天地，总是感觉良好，就像君王游荡在御花苑里便神清气朗，找回自我。而我宁肯把这种境界比做艺术殿堂，虽然供物是商品，并得换成纸币才能体现其价值，但一个酷爱服装设计的人，自会在令她赏心悦目的一抹色彩、一处饰物，甚至一颗钮扣上，窥见那神圣的光辉。

正沉醉于琳琅满目的时装之际，发现有一道目光在游移不定地追随着我。

我不动声色，慢慢穿过那铺天盖地的一架架时装，然后似漫不经心地回眸一瞥，捕捉到的却是一张鹤发童颜。

历届交易会我都随军远征，但一踏入广东地面，便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弦。沿海非内地可比，似乎已被资产阶级一点点吞噬。像我这个金钱社会的清白良民，为了抵抗诱惑，当然须在心头筑起万里长城。

连着转了几大圈，玻璃镜面辉映出一个迷途知返的情女，但也叠印出另一个穷追不舍的勇夫。我索性收住脚步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谁敢明火执杖？何况对方的年纪，也是该道一声“天凉好个秋”的境地了。

那人当真是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。我就好整以暇地回他一个笑靥。别让广东的阔佬笑话我们内地闺秀小家子气呀！触目之间，双方却一下如春风化雨。

“小姐，我想给内子买一件便衣，可否请你帮我这老头子参谋参谋？”

我浑身的“革命警惕性”都随着他那宽容的笑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看这老者一身港澳同胞的打扮，却操着一口纵横四海的“官话”。额上又长了一对火眼金睛，很会识人。我在华川市帮助朋友开设过“服装客体设计”业务，也曾名噪一时。不是捧牢了外贸的金饭碗，早就被顾客掙掙着下海了。

“可以，请问您太太的年龄、肤色、身高和常用的衣码……”

对方那双淡褐色的眼珠子又温柔地罩定我，彬彬有礼地作了回答。

这来历不明的老者已是两鬓如霜，但却风度翩翩。而听

他娓娓道来，则认定其妻必是芳颜永驻了，不但皮肤娇嫩吹弹得破，而且纤纤细腰一流身段。我颇具耐心地听了几分钟，待他话音一落，就从成衣架上手到擒来地取下一件。质地、款式无不令他啧啧赞叹，虽然价钱贵得令人咋舌，老者却毫不犹豫就打开了鳄鱼钱夹。

下一分钟，他便在诚挚的谢意之后，发出了得体的邀请：

“小姐真有审美眼光。能否请你喝杯清茶，略表我老头子的一点心意？”

这可真是倚老卖老了！我随之而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婉言谢绝。但对面射来的眼光竟充溢了恳求和期待，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我跟着他走向商场的茶座，同时也把好奇的笑意挂在嘴边：

“没听说广州地面有这么浓厚的人情味儿嘛！”

“金钱社会也讲究信义，知恩图报。资本家并不都黑了心肠只会坑人。”

“您是资本家吗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，继而笑着说，“不像。”

又过了十分钟，我得知此人大名叫做陈宇辉，而且果真是个资本家。“只不过是世界上最倒霉的资本家。”他垂头丧气地补充。原来就是为了解决夫妻二人的着装问题才投资开办制衣厂，没曾想经营管理得一团糟。陈太太一气之下生病住院，反倒要到街上的商店买便衣。老头子的习惯是揣了钱来商场觅得导购后，再掏钱买下，结果天从人愿，寻觅到我头上。世上竟有这样没头脑的资本家，我真是如听天书。

“华川市进出口公司服装业务部，肖长琦。”陈宇辉捧着我的名片翻来覆去，像在辨别一张名牌商标的真伪，嘴上却在沾沾自喜：“我老头子好眼力啊！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内行。”

我吸了一口茉莉花茶，问话时口角噙香：

“外贸？内资？还是中外合资？”

“新加坡归侨，双料共党。你说我是什么性质？”

陈宇辉坦白得近似招供，我听却不由地一怔。前几个字耳熟能详，如果我直言相告自己的父母也是南洋归侨，真会令人怀疑我此刻是蓄意伺机拉关系套近乎了。

“天下乌鸦一般黑。”我淡淡说完，才自感话不得体，只好作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去喝茶。

“长琦小姐，你像足了我从前认识的一个人。”陈宇辉脸上挂着一个秋阳般灿烂的笑容，“不揣冒昧，能请问你今年青春几何吗？”

“虚度三十五个春秋，再过几个月就到了我的本命年。”

我坦然地跟着老头子咬文嚼字，心境却如一池春水泛起层层波澜。唉！韶华已逝，青春不再，生命之帆却不知将驶向何方？

陈宇辉的目光便一片迷茫，又突兀地追问：“你父母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轻轻把茶杯放回桌上，委婉地提醒他：“老伯，我们刚认识不过半个钟点。”

陈宇辉开心地大笑：“我竟忘了！长琦，我们是一见如故。”

他立刻盛情邀我去参观他那片“华美制衣厂”。这次，

我欣然应允。

当今商品经济大潮滚滚而来，自我价值的追求，金钱欲望的实现，无不令人心旌摇荡。满世界风起云涌，下海者杀声震天，商场似乎黄金遍野，王公百姓竞折腰。我也未能免俗，只是在欲海浊浪的冲击下尚存一息清醒认识：若在内地揭竿而起，很难经营得风车斗转，不如到开放城市来图破壁，倒有可能赚个衣锦荣归。

因而我这次来参加广交会，心内自有一桩可行性研究的光荣任务。

但一出火车站，就知道壮志难酬。这里每分钟都可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。若想在“一律外汇结算”的广州真来个小国打败大国，除非你摇身一变鸟枪换炮，立时三刻就在当地境内注册公司，全套港澳同胞行头，外加满口粤语……

现在我凭一个女人的全部智慧、敏感与直觉，意识到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向我招手了。这位身处逆境的资本家，显然对我这个学有专长的“白领丽人”，青睐有加。

彭飞通常对我的评价是“天生缺乏商业素质”，甚至压根儿就嫌钱扎手。还讥讽我，每当碰上几个獐头鼠目心怀不轨的客户，就爱端出一副清高的小姐款。今次，我倒偏要来个在商言商了。

广州属海洋性气候，虽过盛夏仍酷热难当，但一阵台风刮来，却又换了人间。

走进“华美制衣厂”那天，秋风萧瑟，笑迎上来的陈宇辉董事长却是满园春色关不住，居然只在衬衣外面套了件开士米羊绒背心。

“年纪大了，应该注意身体。”我拉了拉自己身上的手编毛开衫。每到一地，最怕那个叫“西伯利亚”的寒流也来凑分子。

“好丫头！知道心疼我这老头子啦！”陈宇辉亲昵地拍拍我肩头。

从没有人如此称呼过我，心里便有如微微暖气吹。但嘴上却不肯服软：

“陈董事长，别成天这么自诩老头子好不好？让人直觉得你是在倚老卖老。”

“哎呀！我这口头禅怕是改不掉啦！”老头子反而得寸进尺，“我倒有个请求，今后你改口称我为陈世伯，行不行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对方的热火劲儿使人疑虑丛生，倒像是与我这个欲乘人之危企图混水摸鱼的人颠倒了一个位置。

“华美”原是隐藏在市郊一个高等学府的后花园里，含烟点翠的山石湖畔，俱是学子们游荡的身影，一条万紫千红的甬道，把我们引至那片高大的厂房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一进车间，陈老板就两眼放光，“我这领地还过得去吧？”

“岂止过得去。”我轻轻呼出一口气，仔细环顾四周。

为了贸易上的方便，过去我也时常在广州一带的服装厂里抓点现货，见惯了那些低矮破烂的棚屋作坊，那些陈旧的机器设备竟也能捧出合格产品。对比之下，眼前的景象确实令我嗟哦不已。

铺着塑料地板的车间又明亮又气派，上等纤维板定制的裁床足有二、三十米长，一排排簇新的日本高速平缝机和烫整设备更让人叹为观止。只是这群“兄弟”牌衣车正空闲得

好比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两旁一堆堆挖着手窃窃私语的女工，倒活像育婴室里不负责任的护理人员。

“这个厂是我和 A 学院合办的，他们只投了两层原就空闲的教学楼，其余资金全靠我筹集打点。生产线还没安齐整，但设备也进得七七八八了……”

陈宇辉兀自如数家珍，一派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欢天喜地。

我适时地打断他，指了指那颇显荒凉的车间：“是在等米下锅吗？”

老头子的脸上立刻笼罩了一片阴云：“开工半年多，月月亏损，他们还想提高工价……”

“哦，闹工潮！资本家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，往往无情地榨取剩余价值，工人们忍无可忍地起来抗争，自发求得那一份血汗钱……”我隔岸观火，侃侃而谈。

“死丫头！”陈宇辉瞪了我一眼，“老头子在火里，你在水里！”

他那层温馨又弥漫我的心海，世上若真有一见如故之缘，再加上知人善任之情，能否化作一股罕见的力量，驱使某人充任救火队长一职呢？

一个工头模样的精悍妇女走来，对老板说了几句我始终没能听懂粤语，陈宇辉立刻焦虑万状，匆匆把我这个客人安顿在一间布置精美的设计室里，就独自赶去“救火”了。

我正好悠哉游哉地观摩样品。

不看不打紧，一看吓一跳，墙上、玻璃橱里挂满了花里胡哨的新潮款式，其别出心裁的程度，即令时装模特儿穿出门也得思量三分。

一件是乳白色细纱棉料做成的阿拉伯式长袍，小斗篷帽像披肩般软软地搭在其后，另一件是上露酥胸、下摆剪成细碎条子的粗麻布乞丐裙；还有一件则干脆在一块方格子布上挖了个洞，刚好容人把头钻出来……这时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，龙卷风般地旋进来。她约摸有三十岁上下，剪了个颇具雄风的短分头，却在脸上浓墨重彩地勾画出阴阳差别；明明穿了件男式硬领衬衣，又把衣角撩至腰间松松地挽个结，袒露出一片女性禁区；甚至脚下也登了一双男式细带皮鞋，趾甲却是红彤彤地上了色……这种男女混合双打的装扮，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。我猜想，这间屋里陈列的那些现代派的作品显然也是出自此人的大手笔。

“龙卷风”把两片涂着鲜红唇膏的性感的大嘴上下一碰，气势磅礴地发问：

“听说有个内地的客户来订货，是你吗？怎么样？我设计的服装你看上了哪一款？”

“看是都看上了，订则不敢订矣。”我幽默地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对方自豪地在房间里打了个转身，像是在指点江山，“这些款式都是欧美市场刚开始流行的，它代表着世界服装的最新趋势和最新潮流……”

我避开她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又去观赏那些百花齐放的艺术之旗，它们的不和谐就如艺术家本人不伦不类的衣着一样，稀奇古怪而且漏洞百出。

这样趾高气扬的服装设计师我见得多了。她们的作品或许能在全中国服饰评比中获得金奖，但摆在市场里、柜台上却无人问津。更糟的是她们能在纸上画出潇洒俊逸的靓女丽人，却没本事用极其简单的工艺方法制作衣版，但这并不妨

碍她们在操了一辈子画粉、量尺和裁剪刀的老师傅面前指手划脚。

“我们是艺术家，他们不过是工匠。”这些理论颇先锋而实践起来一塌糊涂的设计师们，常常这么神气活现。

记得彭飞常常是把工厂报来的样衣图，往字纸篓里一扔，嬉皮笑脸地告诫厂长们：

“大批量服装的工业化生产，需要的恰好就是手艺正宗的工匠。这种设计图汇集成册才不过卖几元钱一本，何须每月付她们数百元的工资？”

这话当然太偏激，但经济规律就是如此冷峻。任何一个制衣厂的设计师，都得学会让自己倾心热爱的艺术发挥出地地道道的实用价值，这种有效的转化却不是人人都能过关的。

看在陈宇辉老爷子的情分上，我企图说服这位光芒四射的设计师改邪归正：

“看得出来，你这个设计师确实很有才华。但服装是艺术和实用技术的高度结合，再加上国民文化素质与各人生活情趣的不同，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往往要在个人审美与从众心理上做出综合平衡，才能成功地推出每一新款并得以流行。何况欧美倡导的潮流、式样甚至尺码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，就连法、意这类世界服饰中心的时装，也往往在几年后才真正推到市场上……”

“照你这么说法，皮尔·卡丹的眼光反而不如一个内地客户咯？”

对方潇洒地坐下，点燃一支“摩尔”牌香烟，浓眉下的大眼炯炯有神。平心而论，这个女人的模样还算周正，但举

止谈吐却难登大雅。皮尔·卡丹又有什么了不起？在商品经济的眼光看来，只有顾客才是唯一的上帝。

“我是从内地来，但不是客户。”我心平气和地说，“至少今天不是。”

“哎呀！那我就失陪了！”她风风火火地跳起身来，却一头撞到刚进门的陈宇辉身上。

“死丫头！冒冒失失地，要做什么？”

仍然这一句笑骂，我却顿然释怀。原来这只是一件随时祭起的万试万灵的法宝。颇有男性雄风的设计师，果真回嗔作喜，竟带上了一抹女儿态。

男人何其高明！区区三个字便令自己跃上至尊的宝座，而女人只会使使小性子，到头来却心甘情愿的俯首称臣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”陈宇辉热情地把两个女人的手拉到一起，希望就此便能合并同类项。“这是华美的台柱子，设计师钱美霞小姐。”

一柱擎天呵！怪不得如此骄横。我浅笑盈盈地朝她点点头，未置一词。俗话说，卖灰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，我亦不指望跟这个女人和平共处。

钱美霞皱紧了眉头，像在揣摸我的来意。这也难怪，华美好似众人都在窥觑的香饽饽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呵！

“怎么样？你们刚才已交谈过了？这些衣服漂亮吗？”

陈宇辉也兴奋地在房间里打着转身，仿佛眼前出示的俱是他最优秀的儿女。老人家显然希望听到一句半句赞誉之词，我偏不给他这个故步自封的机会。

沉默。静场。气氛有些尴尬。

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。铺垫够了，我才有所保留地恭维

一句：“衣服都挺漂亮。”

董事长和设计师立刻相顾雀跃。客户往往是厂家的及时雨，而他们现在是久旱逢甘霖。

我心底却隐隐升起一层忧虑。如此偏爱自己的产品，对其他行业来说多半是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，但于华美这样刚起步还未摸着门路的服装厂，则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。

“喂，你们内地厂家管理有方，是不是给我们传经送宝来啦？”

钱美霞得意之余，又一次没头脑地暴露出自己的简单和无知。

我想了想，出言吐语仍旧很谨慎：“在经营方针上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两句话：盈利是企业的唯一目标，而市场又是唯一的检验标准。”

陈宇辉若有所思，钱美霞的眼光却黯淡下来。她不满地抽出一支烟，却被老板制止住：

“厂区不准抽烟，你怎么总是记不牢？”

钱美霞吐了吐舌头，然后竟挤出一个千娇百媚的笑容。

“死丫头！”陈宇辉则瞪她一眼作为抚慰。我敢断定，在华美已上“生死簿”的决非眼前这一个人。

果然，门外走进一个眉目端庄的已近中年的妇女。她烫着不文不火的齐耳卷发，丰满的身躯，穿一套此地常见的乳白色麻纱西服裙，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感觉。

“又一个死丫头！”钱美霞拍手笑道。

陈宇辉脸上却泛出慈爱的光辉，立刻又把我的手和新来者紧捏在一块儿：

“这是华美的副经理，也是我的管家秦玉楠。”

察其言，观其行，我已洞悉这个女人在陈董事长心中的地位，不由地巧笑嫣然：

“好一个女儿国呀！”

“服装界就是女人的天下嘛！”

钱美霞说得豪情万丈，秦玉楠却只抿唇一笑。

陈宇辉兴高采烈地准备携着三位佳丽共进午餐，钱美霞却在一阵推诿后溜之大吉。这正好遂了我的心愿，因为我也很难在败胃口的同时谈笑风生。

学院对面是一个高档饭店，那块“明星餐厅”的招牌据说已与国内某知名女影星挂钩，结果没能风云际会，反而门可罗雀。艺术和商业结盟并非天下无敌，这种例子倒是屡见不鲜。

陈宇辉主持点菜，盘底盆面几乎都是生猛海味。我又补了两样青菜，总算给豪华奢侈的席桌增添了一缕清纯。

“你放心，华美请客也自有标准，而且护法圣者就在左近。”陈宇辉风趣地说。

秦玉楠脸上便红霞飞，却只矜持地给我们分发餐具。此人定是心腹管家一类的角色，在华美的地位不容低估。

“点了不少鱼鲜，上菜时鱼头冲着谁，明年谁就会发咯！”宴会上的这类吉利话颇多，我信手拈来一则，不过取其“年年有余”之意。

“那一定是冲着陈董了！”秦玉楠拍着胖乎乎的小手，一副娇憨之态。这时我才发觉她也正值华年，只是平常过于端庄，便显出一派老成相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当然要问。

陈宇辉但笑不言，秦玉楠又出语惊人：“因为他家过去是鱼霸。”

“所以对付劳工运动颇有一套功夫。”我迅速跟上一句。

陈宇辉佯装恼怒地摆摆花白的头颅：“我是组织抗租抗税斗争的共产党人！”

记得他曾说过自己是什么双料共党，我便追问详情。

陈宇辉原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新加坡支部的老党员。1964年马共解散后，他在遣散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国，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被派往广东省教育部门就职。“文革”时，对他来了个老帐新帐一起算，使他沦落海角天涯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牛鬼”。十年前才由海口调至本市，很快就又去新加坡继承了一笔财产，随后便一个回马枪投资大陆，从头收拾金瓯一片。

“那么你现在是中国籍，还是新加坡籍？”我更加好奇声声，因为这些故事对我并不陌生，但却至关重要。

老头子狡黠地抿了一口茶水：“啊，暂时无可奉告。”

菜端上来，所有的鱼头果真齐刷刷地冲着主位，“刺破青天锔未残”。

“这才真叫鱼霸呢！”我叹道。

“死丫头，不许胡说！”陈宇辉拿筷子轻点着青花细瓷大盘，“我加入马共外围组织后，就开始反对老爸剥削渔民，后来又组织过多次罢工运动，直把我老爸气得魂归西天。临终时还不忘取消我的继承权。”

他说得轻松，但我想那必是一个很沉重也很悲惨的故事。于是忙把话题扯开，笑指着窗外华美的方向，问：“那么现在呢？”